

匪我思存 著 {佳期如梦}

Under the Dream

小天后 悲情匪我思存

2007生死恋歌巅峰之作

爱是得到一切再失去一切之后的一场记忆

当文字也开始哭泣……

新世界出版社

Fatal love
白色恋人系列

Fatal love
白色恋人系列



{佳期如梦}

Cinderella's Dream

匪我思存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佳期如梦 / 匪我思存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07. 2

ISBN 978-7-80228-282-7

I. 佳... II. 匪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4710 号

佳期如梦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

作 者: 匪我思存

责任编辑: 吕晖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四喜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05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x1230 1/32

字 数: 185 千 印张: 9.5

版 次: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282-7

定 价: 20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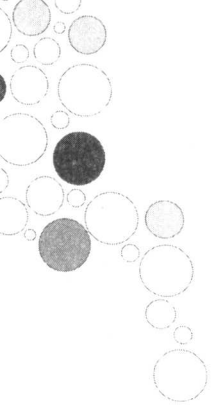
{佳期如梦}

Cinderella's Dream

Contents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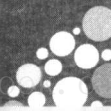
- Chapter 01 爱是我唯一的秘密 1
- Chapter 02 遇见你是最好的时光 25
- Chapter 03 等一个晴天 97
- Chapter 04 情愿为你划地为牢 141
- Chapter 05 记得爱 247
- Epilogue 天使藏起了翅膀 2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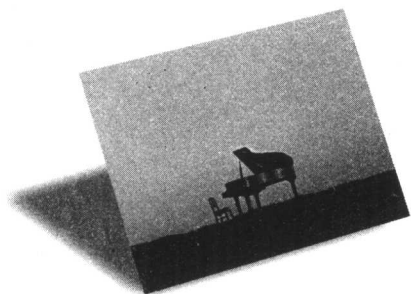




CHAPTER 01

爱是我唯一的秘密
Love is My Only Secret





佳期万万没有想过，这辈子竟然还能再见着孟和平，只不过不是真人，而是杂志封面。她拿着杂志横看竖看，心里直犯嘀咕，是PS过的吧，这眼神，这鼻梁，这皮肤……咋就和她印象中的孟和平相去甚远呢？

在公司餐厅吃午饭的时候，她终于忍不住问周静安：“你说，在杂志封面上看到分别多年的初恋男友，像不像八点档电视剧？”

周静安嘴里塞满了鱼香肉丝，又用勺子挖了一大勺白饭塞进嘴里，吃得倍香甜，她连连点头：“像，而且像青春偶像剧——你初恋谁啊？不会是加油好男儿吧？蒲巴甲还是宋晓波，可别告诉我说我是吴建飞。”

佳期“切”了一声，说好男儿哪有这么快上封面。



周静安这才瞪大了眼睛，仿佛是被噎住了，将手里筷子勺子全丢下了，直嚷嚷：“尤佳期你初恋谁啊？竟然上杂志封面，快八一八，黄晓明还是陈坤？”

最后一句话声音稍大，惹得隔壁餐桌的同事都往这里望。佳期不由没好气地答：“梁朝伟。”

周静安“呀”了一声，满脸失望，说：“这么老啊。”

下午上班的时候，佳期明显心不在焉，先是将外景地慕尼黑看成了布拉格，接着又弄错平面模特，最后叹了口气，干脆放下手头的事，去泡了杯茶。

茶是锡兰红茶，说出来就觉得小资。其实当年她在学校里的时候，只会拿不锈钢保温杯子泡大叶子绿茶，奢侈点的时候喝雀巢咖啡。第一次上咖啡馆也是跟孟和平分手之后，一个人从西环路走到解放路，一直走一直走，也不知走了多久，最后看到街旁咖啡馆的灯光，就走了进去。

那天点了杯蓝山，一口一口咽下去。店里客人很少，隔着桌上黯淡的烛光，很远的角落里有一对情侣在喁喁私语。自己都忘了有没有哭，只记得价格是六十元。后来一直心疼，那么贵，还不如买两瓶二锅头，一仰脖子喝完了，还可以借酒装疯。

红茶散发着袅袅的热气，她将杂志从抽屉里又拿出来，左右端详，狐疑到底自己是不是认错了人，再不然就是同名同姓。可是明明是他，稍见成熟稳重，大模样并没有走样，连眼角那颗小小的痣都还在。封面是黑色的摄影棚灯光打出的效果，衬得人眉目分明，真真的朗眉星目。以前真没觉得孟和平长得好看，虽然高，但是瘦，他父母长期不在家，阿姨又管不到他，总

是饥一顿饱一顿。佳期第一次做蛋炒饭给他吃，他一口气吃了三大碗，她心疼，觉得他就像是从来没吃饱过。

突然一只手伸过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走了杂志，她还没反应过来，已经听到周静安连连吸气的声音，指着她，嘴张得几乎要吞下一个鸡蛋去。最后总算顾忌格子间里还有十来个同事，硬生生压低了嗓门，活像是做贼一样问：“这就是你初恋？我的天！比梁朝伟还惊人啊！”

佳期傻笑，说：“你瞎猜什么啊，当然不是。”

周静安想一想，再点点头，说：“也是，你要真是他初恋女友，还坐这儿干啥呀，早就去找他重燃旧情了。”她拿手指点着数杂志上身家后头的零，一边数一边感慨：“这么年轻，就有这么多钱，还是不是人啊。”

佳期还是傻笑。以前她的口头禅就是“等咱有了钱”，后来孟和平听腻了，就专跟她唱反调。她说：“等咱有了钱，咱就买大房子。”孟和平跟着说：“等咱有了钱，咱就专盖大房子。”她说：“等咱有了钱，就买德国橱柜。”孟和平跟着说：“等咱有了钱，咱就在厨房砌中国大灶……”她鼓起腮帮子瞪他，他也瞪着她，最后她“哧”地笑出声来，他揽住她，温柔地说：“等咱们有了钱，我就盖一幢大大的房子，砌中国大灶，每天让你做饭给我吃。”她拿脚踹他：“你猪啊，想得倒美。”

周静安的八卦积极性完全被调动起来了，兴致勃勃道：“哎，这孟和平从网络新贵转型地产新贵了啊，他们公司新开的那个楼盘，贵得要死，还抢手大卖。”

佳期突然觉得头痛，眼睛也发胀，端起红茶喝了一口，太



烫，将舌尖烫了，总之是手足无措，仿佛是撞了邪。

她想起第一次见到孟和平的时候，学校的外语学院与电子学院搞联谊舞会，她被室友拖去，又不会跳舞，只好坐角落里喝汽水。孟和平就坐她旁边，她喝汽水他抽烟，他抽烟的姿势很好看，并不像有些男生抽起烟来也装模作样。后来舞池中间有人冲他大喊：“和平和平！”

他并没有答腔，低头又点燃一支烟。

他用火柴，佳期许多年没看到过有人用火柴了，细长洁白的梗子，轻轻在盒外划过，腾起幽蓝的小火苗。他用手拢着那火苗，指缝间透出朦胧的红光，仿佛捧着日出的薄薄微曦。佳期觉得好奇，不免多看了一眼，他抬起头来，就冲着她一笑，露出一口整齐雪白的牙齿。

见她盯着自己的手，他摸出烟盒给她：“抽烟么？”

她头摇得像拨浪鼓，最后，鼓起勇气，问：“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的火柴？”

他怔了一下，将整盒火柴递给她。

许多年后，佳期莫名其妙就有了搜集火柴的习惯，不管是住酒店还是赴宴，最后总是带走火柴。这么多年下来，形形色色的火柴，收集了有近千盒，拿纸盒装了，整整齐齐码在床下。没人知道她每天睡在大堆的火药上头。

但是这么多年来，一直没有找到一盒火柴，与当年孟和平用的一模一样，她也明明知道找不到。因为那种火柴是特制的，外头根本不可能有。

临下班前得知要陪一位重要的客户吃饭。广告业竞争越来越

越激烈，他们公司算是业内翘楚，也不得不挖空心思拼业绩。上司还美其名曰“加强沟通”，周静安对此最反感，说：“真当我们是三陪啊！”但人在屋檐下，哪能不低头。

是吃泰国菜，佳期最不能忍受鱼露的味道，硬着头皮喝中药一样吞下冬荫功汤，然后还要言不由衷夸奖客户提出的要求“有创意”。酒过三巡，菜足饭饱，瞅准了上司与客户言谈甚欢，这才借口去洗手间补妆，趁机溜出去透气。

餐厅装潢很有东南亚风情，走廊又长又空，一面临水，另一面是各间包厢的门。在过道拐角处有女人在嘤嘤地哭，佳期一直好奇心重，周静安曾经笑她迟早有天会死在好奇心下。结果好奇心驱使她看到出苦情戏，女主角哭得梨花带雨，银牙咬碎：“阮正东你不得好死！”掩面步履踉跄而去。

按理说这种琼瑶场面男主角应该立刻追上去，那阮正东只是笑，深邃狭长的丹凤眼，笑容里仿佛透出一种邪气，就在那里微微低着头，划燃火柴点起烟来。细长洁白的梗子，轻轻地在盒外划过，腾起幽蓝的小火苗。他用手拢着那火苗，指缝间透出朦胧的红光，仿佛捧着日出的薄薄微曦。

那火柴盒是暗蓝色的，只有窄窄的一面涂了磷，暗蓝近乎黑色的磷，在灯光下骤然一闪，仿佛洒着银粉。佳期情不自禁盯住那火柴盒，直到阮正东将它递到她手中，她才有些懵然地重新打量这个男人。

“抽烟么？”他问。

声音很好听，走廊底下挂着一盏盏的纸灯，灯光是温暖的橘黄色，他的脸在阴影里，仿佛暧昧不明。佳期没想到他会问



出这句话来，不觉一呆。

后来阮正东有句话，说：“就你最擅长发呆。”

佳期听着耳熟，后来想起依稀是范柳原。白流苏擅长是低头，粉颈低垂，听着就风情万种，默默如诉，而她却只是呆若木鸡，听着就大煞风景。

以前孟和平也说她呆，叫她傻丫头。

佳期一直不知道阮正东是做什么的，她甚至诧异，阮正东是如何得知自己的姓名职业，竟然隔了数日就差花店送大捧的香槟色玫瑰上公司来。

周静安看着那些比利时空运来的玫瑰，尖声叫嚷，按捺不住飞身就扑过格子翻花间插的签名：“阮正东？这人是谁？”

佳期一下子想到那盒火柴，只诧异此人神通广大，看看花倒是可有可无的样子。周静安已经呱呱叫：“小姐，这种玫瑰要多少钱一枝，你也不去打听打听，如今哪个男人肯随便买这种花大把送人？”

佳期说：“钱多的就会呗。”

周静安只差念阿弥陀佛：“你总算明白了，这么个有钱的主儿，好好把握啊。”

佳期说：“把握个头啊，这人不是好人。”

周静安“切”了一声，说再滥的人也比“进哥哥”要强啊。

佳期一听到郭进的名字就头疼，那郭进是全世界出了名的“进哥哥”。佳期刚进公司那会儿不知道好歹，本着团结友爱的同事之谊，在某个 case 上主动帮了他一把，谁知就帮出无穷无尽的后患来。一想到这事，佳期就悔断了肠子。本来不过点头

之交，谁知这郭进竟然在年会聚餐上借酒装疯，声泪俱下地向她表示：“佳期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是我还深深爱着我前妻……我更不能对不起我儿子。佳期，我对不起你啊……”

佳期当时就吓傻了，连声说你误会了你误会了。偏偏这还深深爱着前妻的郭进，有事没事就到他们部门来晃一圈，来了就含情脉脉地凝视，佳期都快被他那“秋天里的菠菜”吓出毛病来了。隔不了几天，又以这样那样的理由约她出去。佳期断然拒绝，他倒是伤心欲绝：“佳期，我知道我不该当着那么多人指出你暗恋我，但我现在接受了你的感情呀。”佳期啼笑皆非，实在对他的胡搅蛮缠死缠烂打忍无可忍，一度甚至动念想辞职以避之，最后还是舍不得薪水，忍气吞声一天天挨下来。

也许正是周静安那张乌鸦嘴说中了，晚上下班的时候鬼使神差，竟然在电梯里遇见郭进，吓得佳期背上的汗毛都要竖起来。果然，郭进又约她出去吃饭，她说：“我约了朋友。”

郭进追问：“你约了什么朋友？”

佳期冷着脸答：“男朋友。”

郭进倒笑了：“别骗人了，你哪儿来的男朋友？”油光发亮的一张脸凑上来，“我请你吃饭，嗯？”

最后那句长长的尾音真把佳期给恶心着了，只恨电梯下得慢，自己不能立刻跳出这牢笼去。幸好手机响起来，她像捞到根救命稻草，立刻接听。

“佳期？我是阮正东。”富有磁性的男性低沉嗓音。郭进的眼光“嗖嗖”地剐在她身上，她只差没感激涕零这通电话的及时，根本顾不上追究对方是如何得知自己的手机号，“哦，你



好。”

“我在附近，你晚上有没有时间？”

她马上答应：“好，我刚刚下班，你来接我？”

他笑声爽朗：“给我十分钟。”

郭进真的好耐性，一直在写字楼前走来走去，直到看到阮正东的那部车，她上了阮正东的车扬长而去，一刹那郭进的脸色真令佳期觉得大快人心。她本来不是虚荣的人，但有白马王子似的人物翩然而至，拯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不是不感激的。所以上车之后，对阮正东也就特别假以辞色，老老实实陪他去吃了一顿饭。幸好这顿饭也不是他们单独两个人，而是一大桌朋友，有男有女。酒足饭饱就凑台子打麻将，不知道有多热闹。他们牌打得极大，谁赢了谁就满场派钱，凡在场不管是谁的女伴人人有份，起初独独她不肯要，于是便有人叫：“正东，你这女朋友前所未有啊。”

阮正东也只是笑，慢条斯理地往烟缸里掸着烟灰，随手将那几张红色的钞票塞到她手里去：“别不懂事。”语气温和，像教训小孩子。

翌日，全公司皆知她有位有钱的男朋友，郭进嘴里说出来的话颇有几分酸溜溜的味道：“也不知道看上她什么？”

其实佳期心里也奇怪，为此她专门拿出化妆镜左右端详，她是典型的中人之姿，皮肤白，眼睛大，但并不甚美，眼神甚至有些呆。这阮正东几乎是从天而降，到底是看上自己什么。

周静安一直十分八卦地追问她：“做有钱人的女朋友，是什么感觉？”

她答：“我不是他女朋友。”

周静安怪叫：“那你是什么？”

佳期想了想，还真觉得头痛。其实她觉得阮正东的追求不过是一场闹剧，所以不温不火地看下去，何况还可以当挡箭牌，免看郭进那“秋天里的菠菜”。阮正东约十回，她也跟他出去一两次，每次都是上大酒店吃饭，呼朋唤友成群结队，大队人马吃喝玩乐，每次虽然玩得疯，但都是正当场合，他也并不见得对她真有啥企图。时日久了，渐渐像是朋友。起初双方都还装模作样，他装正人君子，她装贤良淑女，其实见面少，十天半月她才见着他一回，见着也不过吃喝玩乐。后来渐渐像是麻木，她索性在他面前很放松，所谓的原形毕露。他向来不缺女人，而她又根本无意于他。

有天晚上阮正东送她回去，也是喝高了，偏偏还将车开得极快，在高架上一路风驰电掣，她提心吊胆，说：“我们还是打车吧，酒后驾驶叫交警拦住了多不好。”阮正东瞧了她一眼，他是所谓的丹凤眼，眼角几乎横斜入鬓，因为喝了酒，斜睨着越发显得秀长明亮：“怎么，不乐意跟我一块死啊？”

停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我倒想跟你一块儿死呢，省得每次跟你在一块儿，你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”

她听惯了他胡说八道，也懒得理会。他却自顾自说下去：“你说，我这个人有什么不好，一表人才，名校海归，有风度有学历有气质有品味有形象，怎么着也算青年才俊吧，你怎么就这么不待见我？哎，尤佳期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甭爱理不理啊。”

她只得回过头瞧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待见你的人太多了，还



轮不上我呢。”

他“嗤”地笑出声来，说：“你当她们真待见我啊，那是待见我的钱呢。”

她也“嗤”地笑了一声，说：“阮正东你又上当了吧，其实我比她们更待见你的钱呢，不过我这人的道行高，言情小说看了七八百本，知道你们这种人偏偏最愿受人不待见，对踢到铁板最有兴致，所以我欲擒故纵，专门不待见你，好放长线钓金龟，其实我做梦都等着你向我求婚呢。”

他一笑：“哟，原来你是这样想的，真没想到啊，哎哎，既然如此，不如咱们明儿就去把证拿了吧。咱们两个坏坯子，才算得是天生一对儿。”

她说：“两个坏坯子——不敢当，这世上没有有钱的坏蛋，只有没钱的穷光蛋，我可不敢跟你天生一对儿。再说我还年轻，这么早嫁了你，回头万一再遇上个比你更有钱的，我岂不亏大了。”

他哈哈大笑，眉眼全都舒展开来，车内真皮座椅淡淡的膻味、空调风口吹出的静静香气……他身上的酒气烟气男人气息……她觉得闷，按下车窗，风立刻灌进来，呼一声将她头发全吹乱了。

他说话从来是这种腔调，真一句假一句，她猜不透，只好一概不信。

二

一来二去，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阮正东不再带她去打牌，

吃饭也总是只有他们两个人，甚至偶尔会亲自开车到公司楼下等她。佳期渐渐觉得不安，最后终于提出来：“我们以后别见面了吧。”

阮正东怔了一下，说：“行啊。”顿了顿又说：“那今天我送你样礼物吧。”开车带她去珠宝店，看小姐一样样地将璀璨晶莹捧出来给她过目，她不是不虚荣，也喜欢这样的场面，大粒大粒的钻石，裹在黑丝绒里，闪亮剔透如同泪滴，怎么看都赏心悦目。但不知为何，最后挑来挑去，只选了一根十分便宜的细铂金链子。她习惯了不贪心，因为太好的东西，她总是留不住。

回到车上，阮正东一声不响，他车开得极快，CD里放着一首老歌，是《斯卡布罗集市》，不留意就闯过一个红灯，白色炫光一闪，她莫名其妙有些害怕。果然阮正东一脚踩下刹车，扳过她的脸，狠狠地吻上去。

那样大的力气，紧紧箍着她，就像要将她生吞活剥。他从来不是这个样子，这么久以来，他几乎连她的手都没碰过，他身边的女伴走马灯一样换了又换，亦并不甚瞒她。他将她不远不近搁着，像是一尊花瓶，更像是一件新衣，他新衣太多，所以并不稀罕，反正挂在那里，久久不记得拿出来。有次喝高了，半夜打电话给她，有一搭没一搭跟她说话，后来电话那端隐约听见远处女人娇滴滴的声音：“正东，你洗不洗澡啊？”他说：“就来。”嗒一声将电话挂了，剩了她哭笑不得。

她死命挣不开，最后急得哭了。阮正东终于松开手，有些愕然地看着她，后头的车全在不耐烦地按喇叭，就在那样嘈杂的震天响里，他喃喃说：“怎么会是你？”